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葉八白易傳卷三

明 葉山 撰

䷈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葉子曰畜止其君者人臣愛君之心乎不以堯舜之道陳於前不以責難陳善爲恭敬不格之以心而姑適之以人間之以政者人臣柔弱之過乎夫使人臣而大盡愛君之心大止人君之過則何唐虞之不可復致何堯舜之不可

復爲使人臣卒無剛毅之資强健之氣盛德至善之化而區區小道之補則雖可以扶危亡之禍成粗治之安而膏潤天下浸淫萬物生民以來未之能致意是故陸賈能止馬上之治而未能進之以聖賢大學之道二十篇之新語何以爲霖雨之施也叔孫通能止擊柱之呼而不能進之以先王之道之美習野外之緜蕞何以爲膏澤之下也又況止江漢之橫而不止四姬之蔽止支解之刑而不止陳氏之禍止西南

夷之役而不止匈奴之師守黎陽之節而不止立武后之問則功烈如彼其卑而大行不可以望不言可知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然則不知大人之道格心之化而規規瑣瑣争得失於刀錐之微又豈足以承天之治乎雖然不盡大止之道者是固人臣之罪而不受正大之止者獨非人君之過乎張良漢祖言聽計從矣廢長之私使之忌而不敢言趙王之禍何以免孔明

先主歡若魚水矣而伐吳之行使之憾死於法正則陸遜之折何所辭又況王振之擿止之矣而大内之遷累言之而不聽姜公輔之諫止之矣而裴延齡之相雖百計而不能則其道益卑其治益替其止益細膏益屯誠不可以大有爲於天下而稱大過人之主矣然則君臣上下可不交修而互勉哉易曰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何也葉子曰枉已者未有能直

人者也幸進者未有能進諫者也然則人臣欲止君之欲而進不以道守不以正將何以正君哉何也進不以道無復畏而敬守不以正無復孚而信荀息曰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是不能使之畏而敬唐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朕當一往以試其然是張權輿不能使之孚而信夫何以行其說哉昔者晉士蔿與獻公周旋十年之間所以謀去羣公子者至矣密矣無不聽且從矣其後乃明知太子之

廢而不能回獻公之心雖能勉太子以孝而不能止獻公於慈豈非平日所以蕖君心而持巳物者非親義之本歟始之以殘忍之説行而終之以仁厚之言入難矣是故東方之諷諫而武帝以之爲詼諧則雖悦而不能繹魏徵之忠直而太宗不覺其嫵媚則雖從而不能改不然何漢高之嫚駡而一見四皓太子卒不易漢武之侈肆而望見汲黯使人可其奏罷統之廢孔明一言而即起長安令之斬長孺一言而即

止乎敬而畏畏而信已正物正道固然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何也葉子曰人臣進止其君之欲也與衆則説戚而易從黨孤則言凉而難入是故唐虞之陳謨也禹皐陶益稷相爲吁且咈而況其他乎劉向京房同心而輔漢王珪魏徵並諫以佐唐蘇軾范祖禹聯名以諫宋知是道矣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而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由是三進及溜而莫之視矣卒何以補靈公之闕乎雖然此猶可也唐高宗一日名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事多為中宮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且受顧命當以死爭遂使李勣等稱疾不入卒之遂良寡特髙宗得以遂其無忌憚之心異日無人李勣得以逞其長君惡之計竒禍立成而大事去矣向使

率三子而同入則大庭顯設之中非小人無所不至之地而裯人廣衆之際亦豈暴君斬艾忠良之時耶惜也知不出此遂使世勳之奸得肆於獨而高宗之禍可中於孤鳴呼悲夫故劉聰時河間王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及聰無道殺陳休王忱等易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憤恚而卒元達大慟歸而自殺以此知諫諍之所賴者君子同道以為朋也易

曰牽復吉

九三輿脱輻夫妻反目何也葉子曰人臣進止其君之欲也合君子以爲交猶懼其臨利而巧趨避害而詭避况小人乎變計百出不知其禍之所終矣管子曰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然則君子有畜君之心者不擇正人以圖事而或昵僉夫以爲助其不洩其機而沮其謀害其身而傾其身者未之有矣不慎於始終而忿然與之爭失之

於初後乃霍然與之鬭又何益於事哉汲黯與張湯約至上前皆背之黯詰責湯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果然必湯也張九齡與李林甫約諫牛仙客實封及進見而林甫抑然陸贄引趙憬入相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又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雖悔憤痛絕亦復何及矣嗚呼君子其慎無與小人處也哉易曰輿脫輻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也葉子曰荀氏之書曰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而拂下罪也然則臣而必欲止君之欲不亦禍之伏憂之集而罪之招也乎自非堯舜安保無虞然則奈之何劉聰太保劉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顔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此一道也而非其本也蘇老泉曰龍逄比干

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又一道也而猶其末也其惟至誠以感神一德以格天乎伊尹之於太甲繾綣以圖回周公之於成王恐懼以彰德上也鄭崇之曳履趙普之補牘范鎮之章凡十九上鬚髮盡白次也如是則不待其臣之止而君有汝弼之勸不惡其臣之直而諫有弦韋之重矣何田舍翁之欲殺何曉人不當如是之為譎何招君之過而播揚毀垣之為謗罪也哉無所憂

而禍不及自然之勢矣茍不知此誠不至而術行道不篤而權設鷙拳之止至於兵師經之止至於撞趙盾之止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甚而至如楊偓既得江西驕侈益甚以故怨殺判官劉隱將佐皆不自安居喪酣飲作樂然燈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張顥徐温泣諫偓怒顥温一日率牙兵三百露刃直入庭中數偓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之謂之兵諫蓋臣道至是而天下之亂不可支矣易曰有

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何也葉子曰有孚發若至誠以感動乎君心者人臣之分也誠實下交虛懐而樂受乎人善者大君之宜也故使説有所進信之而不疑事有所陳行之而不惑則手足腹心之契無所解於其心而雲龍風虎之會斷金如蘭而莫之間矣天下萬邦有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哉又安事乎督責驅役之勞也哉書曰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孚信

之交也又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身臂之使也唐虞三代而下惟蜀之先主吳之孫權有焉其次唐憲宗嘗謂裴洎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故洎亦竭誠輔佐嘗問爲理之要何先曰先正其心君臣交孚所以確信杜黃裳李絳白居易諸賢用能斬劉闢梟李錡擒吳元濟使田興東身歸命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威行兩河藩鎮奉命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

幽州早平回鶻鎮魏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使先行不惟三鎮不敢助逆更因以爲臂使之用由信委李德裕而德裕所以告之者能盡其心故也易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何也葉子曰盛世小臣言大臣論言則行論則聽膏澤下於民天下底於定矣其斯君德之至淵乎然君積退

聽之德而臣加强諫之威上有下從之勢而下忘逼上之忌是國之福抑亦臣之禍也何也婦盛疑抗夫月盛疑敵日陰盛疑匹陽臣盛疑逼君皆不幸也漢武謂久不聞汲黯之戇今又妄發矣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德宗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宗光宗謂左右曰朱熹本欲置之經筵今乃事事欲聞嗚呼慎之哉易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

履虎尾不咥人亨何也葉子曰物有所或暴者遇也勢必有所馴者理也荀子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殫而交不結約契明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疆垂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愈甚必致寶殫國舉而後已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

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
競親而逺者願至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
如赤子歸慈母又曰君子審禮以旁皇周浹於天下
動無不當嗚呼禮其可以須臾離也哉故吳季札一
見鄭子產曰子爲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
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之間而不懾卒免大國之難
非禮何以當之何也司馬氏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
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修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

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序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故曰行天下而莫與者莫若禮禮一行焉暴斯恭慢斯順爭斯遜矣虎哉虎哉角而翼也雖猛何爲大哉禮乎黄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者乎奚越志横行之出其間焉是故猶秉周禮則齊不敢圖魯齊猶有禮則魯必徃朝齊晏子謂景公惟禮可以已强家之禍季札謂子産慎禮

可以救小國之敗鄭有禮則北宫文子知其爲數世之福呉棄禮則季康子知其無能爲也禮乎禮乎生民之急乎不然何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國猶荷其賜禄之州田韓起之貪子産一訓之禮則有以止其玉環之求而知其過不惟不怒而且私覲玉與馬齊靈無道以十二諸侯圍之而環其郛至欲遷避而終不服及士匄聞喪而還遂屈已求服出盟澶淵唐鎮南節度使鍾傳圍撫州天火燒其城士民讙驚諸

將請急攻之傳曰乗人之危不仁也刺史危全諷聞之謝罪聽命至哉禮之可以服人也修德來遠豈誣也哉然則譚無禮而爲齊所滅鄭不禮而爲楚所伐未必盡彼強大之罪也雖然禮云禮云亦豈苟焉而已哉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者晉平公亦以善禮重之然如晉凡七而見止者一及河不至者五則又何哉盖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屑屑焉習儀以亟而實遠於禮者也如之何其免

於危哉猶之漢成帝美風度善容儀升車正立赫然王者之概然而政權之失外家之漸帝實名之則是禮之虛文焉耳將何賴焉惟晏子對景公所以已彊家之禍子太叔對趙簡子揖讓周旋之問是則禮之大者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何也葉子曰記禮者之言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禮不虛道則為禮不在繁華而在簡樸不在文章而在質淡矣何

也是禮之初也禮之本也禮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樽而抔飲蕢桴而土鼓若之何其爲禮哉故曰素以爲絢兮又曰無體之禮禮之至也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以是而往可以無大過矣不然禮繁而僞生文勝而質滅其何以行之哉魯昭公習儀以亟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漢成帝美風度善容儀升車正立赫然王者之槩是禮之弊而已易曰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何也葉子曰禮主其素不欲繁禮率於易不欲難不繁則直徑不難則和平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不繁不難也是何賢士大夫之驅馳道途冠蓋輿馬之紛拏絡繹者乎禮曰太上貴德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暗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

朝而退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何也葉子曰君子齋莊而中正猶懼禮節之不和君子恭敬而撙節猶懼禮讓之不協其可以易爲乎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行而行則狙縛急而裂周公之冠裳鳥震飛而逃文王之鐘鼓其爲禮之禍大矣荀卿之非毀以結其凶端

始皇之滅棄以取其禍本豈非古今之明戒哉孔子曰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然則撫劍之徒天奪之鑑者也其何以爲皇極之主殘賊之人天刼其步者也其何以辯天澤之分乎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何也葉子曰孔子有言事君盡

禮人臣以禮而事君則何高位之足危何滿福之足懼何暴猛之足畏何剛峻之足憂乎何謂禮履信思乎順禮也有孚在道以明禮也匪其彭禮也有孚發若禮也馬匹亡禮也无成有終禮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禮也諫不以强以和不以懟不以直以諷禮也過位色勃禮也攝齊升堂禮也鞠躬屏氣禮也戰色踧踖禮也嗚呼事君以禮從下勿泰以君成禮不繼以淫敷世之福也尚何危其身而傾其位哉舜事堯禹事舜臯夔稷契事禹伊尹事太甲

周公事成王上也陳敬仲以禮而飲齊桓晏平仲以禮而節齊景魏徵以禮而約太宗次也郭曖肆言子儀囚之待罪代宗曰鄙語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公兒女房闥之言何足聽也是以君臣各處以禮而相保以全矣若蔡謨除司徒三年不親職詔書屢下終不受命於是穆帝臨軒遣侍中黄門徵之謨辭疾篤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時帝方八歳甚倦問左右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来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㑹稽王昱

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請送廷尉謨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自赴廷尉殷浩欲加謨大辟荀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乃止謨雖非偃蹇跋扈不臣之甚然亦可謂不能事君盡禮而亦不能以禮自防矣豈非天下之大戒哉然則隨武子不知殽烝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

亦不失困而能學識而亟反也此其所以為賢與易

曰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何也葉子曰兩觀大輅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先王之制浸掃地而天下學者亦失其傳若范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禮之不達於天下甚矣苟有人君者起而奮然為之不亦可乎然而

禮惡其徑情而直遂也故三千三百猶懼其不足也禮取其恭敬而撙節也故退讓雍容猶懼其率爾也決而行之不亦苟於禮乎故曰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苟於禮非所以示之敬示不敬非所以教之忠邪其殆矣嗟乎先王之禮不行於天下而復率意行之宜天澤之分未明而民志所由以惑也則夫叔孫通之綿蕞禮儀徒規一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早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欲百

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髙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傳咸極論於晉而誚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廢於一時有由然矣夫有禮而苟殆於不可況曰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乎夫禮不可苟而爲也猶且慎之況於乗快悞決一事者夫是故鋭然而斷躍然必行若漢景之殺亞夫東京之錮名士苻堅之伐江左梁武之納侯景隋文之廢儲君太宗之征髙麗德宗之和吐蕃有亡而

已矣夫何以獨斷爲哉故曰君子食和羮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道和言以平其心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鹹酸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羮宫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静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則幾於喪國焉易曰夬履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何也葉子曰禮主其盈盈極

或溢禮貴於進進極或繁禮樂其多多極或詐曷亦察其事幾之動乎溢而陋繁而亂詐而偽去禮道也遠矣旋歸極反不亦幾於禮乎孔子從先進周公尚白賁有由然矣故曰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

泰小往大來吉亨何也葉子曰天運有極隆陰陽之交是也故曰天地變化草木蕃世道有極治上下之交

是也故曰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以是興也應是運也君子進而小人退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誠篤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之時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八元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昊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得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於堯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故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嗚呼其斯以為唐虞之世乎志士彈冠貞人掉臂剛德庸庸大道沛沛其斯以為極治之世乎過此而飛亷惡來誅十人亂王也下此而晉悼初立遂不臣者七人而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賔荀會欒黶韓无忌為公族大夫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士渥濁為太傅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修士蔿之

法弁糾欒戎校正屬焉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訓勇力之士時使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訓卒乗親以聽命程鄭爲乗馬御六騶屬焉訓羣騶知禮而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霸也所以次王也天下所歸往而侯國共聽治其亦世道之邅邑乎易

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初九拔毛茹以其彚征吉何也葉子曰物之類起以根

應以拔人之類隨以感應以時九官十二牧並列於
堯朝元凱十六相齊舉於舜世思皇多士克生於周
室濟濟多士克廣乎魯心固以類感亦以時應也故
曰投綸負鼎之賢爭伸引業委輅請纓之士競奮深
機樂哉其惟時乎慶哉其惟類乎諗諸此則夫江東
之百六掾崔祐甫之八百人未可謂之濫也宋蔡襄
言於仁宗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
庶民歌於路且退一奸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

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故唐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懐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專相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何也葉子曰自古翼運之臣必建維皇之極以經太平之治是故寛而有制不欲其玩愒也周而不比不欲其廢業也何也度不寛則人不容而事綻裂於是乎生亂然少過焉則弊矣故糾之以猛照不逺則事不給而人多壅於是乎起奸然太過焉則荒矣故反之於近昔者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鮑叔牙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

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居處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貳其心亦不忘其身問之消息盈虛與百姓屈伸然後能以國勿已隰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舌死焉得生哉嗚呼仲其有以識此矣裴度之相憲宗蓋庶

幾焉不討王承宗以違勸沮之理必討吳元濟以𢪛獨斷之功一切用省估以蘇江南之困不私其故人以傷朝廷之公此憲宗所以有元和之治也歟若王導則易占之賊矣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先歸朝廷王導欲賞之溫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後又官庾亮不討卞敦夫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視勝負人

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禄寵報之大臣爲國舉措如此豈所謂玉鉉在上剛柔能節者耶原其心無非假爲包容之度以救已與王敦同反之罪焉耳又周札開門延王敦札死而加以贈謚郭默殺劉胤又畏默梟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以書刺之然後收胤首侃則舉兵斬默夫默導之所用也始違侃等之議而故用之又畏默而處之如此可謂不忠之臣而無能之賊矣而自

以謂三朝元老也耶至於遣從事行事揚州郡國還則使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爲明哉觀此可以識其心而誅其意矣世以謝安並稱豈不悮哉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何也葉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是故沙羅無常感之期虞劉有必

至之候鈞臺之享未幾而距河之兆已作任賢之政方殷而諸侯之叛已基保釐之忠方懇而水月之怪已見嗚呼三代已然而况後世乎内憂起於平吳毆除來於極盛竄逐本於時平覆禍興於難削此固人事亦天運也何也伸與屈相推則如砥者必踦感與應相待則已去者必來必然之勢也天下豈有不亂之治不反之陰乎雖然大禹有無怠無荒之戒皐陶有兢兢業業之勤少康有布德兆謀之舉武丁有反

已思道之志宣王有側身修行之勞亦曰人定可以勝天志一可以帥氣義勝可以制命不殫人謀而曰天耳天耳氣數一定桑道茂盖已豫言之則建中之亂乃所以副其期而徵其言耳何以享天心而受休祉哉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何也葉子曰尺蠖之屈其極也伸不止於屈鷙鳥之伏其發也擊必致其

力哲宗之初高后之崩未幾而倏然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諸賢甫退而楊畏首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而一時邪佞羣起矣豈特爲其雙雙而至者歟又何力驅言約之繁焉故曰左袒罕聞其歸漢同聲皆致於吠堯昔者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既舉隰朋以自代矣又曰東郭北郭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可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豎刁其身之不愛將焉愛君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

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開方豎刁巳而五味不至於是乎復返易牙宮中亂復返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返開方與數子處期年三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分其齊國而桓公自絶矣嗚呼小人之復也豈惟人事抑天道矣雖然唐璐王從珂謀叛移檄鄰道言朱弘昭馮贇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令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

不能獨辦顧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説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爲鄰道所執此其叛逆之惡心雖起以動而消息之數候尚未及期鄰不爲役也君子諗時而察機何凶禍之不可除乎易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何也葉子曰世之亂也君曰上而臣曰下君曰尊而臣曰卑君曰驕而臣曰諂故

曰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此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而天下日益亂也世之治也君降而下臣交而上君上而不尊臣卑而不抑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而春秋書王姬歸於齊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此所

以陽唱陰和夫先婦從而天下日以治也故帝女而嫁民間屈其尊而順從乎陽則夫婦之道不廢天子而友匹夫輕其身而下從乎善則朋友之義斯敦不如是不足以盡人倫之極而應天命之正也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書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堯之所以致治而高宗之所以中興也不其然與人主之致泰其道奚以加於此何也擁篲先驅終足以救患車騎

虛左亦足以邀功而况輕身先於道德之士屈節而下夫行義之人乎故曰正誼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諍輔弼之人信則君道不過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陲不喪嗚呼此非人主之大福乎雖然不可以不審也慎用其禮於賊臣之前過乎其心於鄙夫之腹如王導之在晉元帝即位欲與之同坐御榻既即位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則曰欲盡敬禮

可謂曲盡下接之禮矣而詎知導乃反賊之黨則不惟不足以致福而幾於禍畏强藩之跋扈而假優詔之答懼權奸之逼脅而渥寵異之私若唐山南道節度使于頔憚憲宗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異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憲宗曰此豈卿所知頔大喜憲宗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此與齊景魯文無幾不惟不足以獲祉而反爲辱而乃曰以貴下賤道本如是可乎嗚呼

悮矣悮矣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何也葉子曰傳有之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城圮而崩暴客旅登矣又曰高城深池以備不虞隍復而平跛牂坦升矣治復而爲亂存化而爲亡安傾而爲危其何以力爭而言闘哉是故天子而國國則可伐諸侯而家家則可毁卿大夫而庶庶則可侮闒然儽然坐以待斃而已矣興師衹自蹙發命衹自辱此周衰秦盛之六國劉

興石起之懷慼乎何可長也易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何也葉子曰水道竭則怪物生人道絶則小人會管子曰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

於蝺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然則凶德叅會之期世道非常之變矣以天地則番覆以人情則叛離以世運則板蕩怪物怪人之禍可勝言哉怪物生則陰勝而禍陽怪人出則邪勝而禍正是故危言者取禍危行者殺身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矣斯桀紂幽厲秦始皇之世乎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弒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

人道絶矣將何以君子之正爲哉白居易上疏唐憲宗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収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出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臧否者也一旦無罪悉謫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洶洶陛下亦知之乎范鎮上疏宗神宗曰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壊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

詒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謝景温一言蘇軾則七路掎摭其過執政不悦孔文仲則遣之歸仕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而賀邵諫吳皓亦曰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説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禍於乎是可以觀時矣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何也葉子曰趨也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餌絲而商絃絶或感之也畫随灰而月暈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然則一君子進衆君子亦以類而進一小人來衆小人亦以類而來豈非天機之不容或已者乎故韓琦范仲淹用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同時登用歐陽修蔡襄余靖王素並爲諫官唐德宗相盧杞而杞引裴延齡宋

哲宗擢楊畏而楊畏薦章惇章惇引蔡卞林希黄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此天下之定理亦天下之大勢也故曰驩兠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羣小憂又曰十月播鼗而池蛙鳴三更吹竹而鰒魚集不其然乎但君子進不憂其變而為小人小人進則惟恐其不變為君子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纎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亦君子之高致也唐坰之於王安石始則附之以

自售終則効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所以勸改過也淮南賊將丁士良爲李愬所擒衆請剖其心愬釋其縛士良請盡能以報德乃爲之擒陳光洽降吳秀琳取李佑龎勲將張元稔斬張儒張實及符離守將而平徐州劉季述謀廢立出告宰相崔胤胤不能違已幽昭宗立太子裕乃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反正又因神策指揮孫德昭憤惋不平遣判官石戩說之卒討李述復昭宗位亦庶幾能改於其德

者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何也葉子曰未嘗無順上之恭者小人巧慧之機心未嘗失持身之正者君子履方之正道小人之尚德小人之自爲計耳君子曾亦以是而亂其羣哉何也噬人之犬不吠吠人之犬不噬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不露辭色凡上所厚者則親厚之李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李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

主親信而内深賊未敢肆不啖輩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嗚呼此小人之深情所以掩覆其惡巧竊其權自爲之深計所謂鼷鼠之口甘而卒食其角食其肉食其心而不自知者也曾謂君子而可以忘情乎是故宋璟之於二張温嶠之於王敦挺挺乎若神明之不能爲累者所以爲千古之英傑也不然知不指而昧若陸遜爲書與闞侯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忠自托之意侯意大安無所復嫌稍撤

兵以赴樊而遯遂發兵擒侯劉瞻南遷劉鄴附於韋
路共短之及瞻爲相鄴懼止瞻置酒盡其歡情瞻歸
而薨人以爲鄴所鴆司馬光復差役之法爲期五日
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甸雇
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
君何不可之有而京卒附惇忭托紹述之名以斥元
祐諸老韓侂胄傳命恭謹定策機密趙汝愚以爲外
戚同國難而不言功卒致誅圖社稷之誣一網打盡

守不介而溺若魏元忠受三司實封百戶遂至感咽涕泗而容容循默坐視五王之夷滅而亦卒為三思之所陷李晟受張延賞詣第之謝遂與酣飲盡歡且表薦延賞為相復為子求婚其女延賞不許乃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蓄憾如故吾無懼哉李訓奬拔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故皆引居崇秩而度

楚受之不辭終其身為所牽縛嗚呼君子受小人之陷小者敗名而喪節大者殺身而亡家則亦何利之有哉孰知天下之物至有順逆而君子之明哲貴反觀東萊曰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以陷我者而厚我以仇我者而親我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然不亦豢我而納之於禍乎牛羊犬豕醉於豢養身日肥而死日逼人也而坐視小人仇敵之所醉久而自赴刀几也愚亦甚矣故曰魚鱉黿鼉猶以淵

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巔及其得之也必以餌故君子茍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無由生矣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何也槳子曰君子志於道德道德盛而降階則愈明其辭讓之節小人茍於富貴富貴極而患失則愈藏其羞惡之心甘受爾汝之實而不辭知取笑罵之辱而不顧此祝欽明所以有八風之舞鄧綰所以有從人之罵趙師睪所以有林間之吠也哀哉易

曰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何也葉子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古之訓也天命至而人事之不臧雖成而必敗王謝之不能克復中原而偏安江左君子之所甚憾也人事臧而天命之不至雖爲而無成孔明之不能勦除漢賊而先隕其身君子之所深悼也其為吉甫之輔宣王傅說之相高宗鄧禹諸人之佐光武乎承再昌之景運抱上智之宏略無突如之患而有徧德之

福則肇造天下其功多洪濟蒼生其業廣矣故曰大

臣有道羣工以休雖然髙歡龔秀榮殺爾朱兆後表

辭王爵不許請分封邑十萬以頒義勲許之郭威克

李守貞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

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

敢獨膺此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

衛使九人如一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

觖望亦徧加恩有差夫不專有其功而推以分之人

此固大臣勞謙之美開泰之功也然國家爵祿以一人之功而及天下則亦濫矣況有不臣之心將以要結人心而爲之者乎則非所謂使人獲福之道也君子慎之易曰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何也葉子曰戡天下之禍亂致天下之太平者聖人之能事身致太平身失太平者亦賢君以下之常病也聖人不以已之能事自怠而恒以賢君以下之常病自戒是故當

堯之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洽於大壤之間鳳獸儀舞於宫庭之内可謂中天而興應運而治矣而舜旋規之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言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斯須畏敬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此所以爲唐虞之治也無逸亦曰其在高宗嘉靖萬邦殷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夫以興衰撥亂之主而能使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信非庸君世主所可覬矣

然必聽傅說之戒而事事有其備始延商祚二百年以成中興之盛功下至鄢陵之戰楚大敗矣而范燮立於戎馬之前以致戒蕭魚之會鄭已服矣而魏絳且以安樂思終而致規霸者知此而況帝王之治哉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亦可謂難矣而卒不免庭燎沔水之規祈父黃鳥之刺宣后樂色之戒齊桓欲服楚而楚人未怗尚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於陽穀敦遠國之信按兵於陘

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謹會盟之禮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邦其永孚於休矣惜乎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恊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而怒猶未息循至葵丘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于救許伐黄而外叛起會卞而家法虧則桓德益衰而政日斁矣魏武才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梁武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而卒壞天下唐憲宗誅劉闢斬

李錡擒吴元濟赫然中興之英主未幾而有麟德承暉殿之修龍首池之浚張奉國李文悦裴度為之逺憂而力諌漢隱帝三叛既平浸爲驕縱與左右狎暱與飛龍使後匡賛荼酒使郭允明爲度辭醜行大后屢戒及張昭切戒而不聽何也勤於始而怠於終戒於前而肆於後常人之情也善乎後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豐登道曰臣昔在先王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

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而先達亦曰舟之師嘗浮積石道瞿唐涉狂飈怒濤而克濟者其乘順風蹈平川固敖然若閨門几席之上然衣袽之不戒而檣櫓之就偃者不鮮矣故君子圖易若難謹終若始然後業樹而不隳名彰而不朽不然則不免石礨所言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其國者矣國君不可以不慎也易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何也葉子曰古之君子以其身當乎天下也順流而更化卷領而坐嘯幸之幸也其能以剛方果敎之才輔興衰撥亂之主排天下之溺濡天下之亂固云天道抑亦人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不亦不幸之大幸乎山甫之慰心懷於補闕魯侯之燕喜得之復宇古今人情量同斯揆矣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今同於古直抵黃龍府方與諸君痛飲耳事不如心斯則可哀之甚矣噫雖然順

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固英傑之事而勞心焦思勤經綸於不懈者又忠哲之心君有覆滅之憂而臣無辱死之志天下奈之何其望治哉馮異謂陛下無忘在河北時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無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凉然則君有兢惕之小心而臣無先事之勤略可乎此又人臣者之所當知也不然若李德裕銳意討劉稹卒成收平澤潞之功亦可謂大臣之已亂矣然三鎮未平河湟未復天子

偏惑方士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而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豈所謂引君當道得憂樂之宜者哉故曰才氣謀略誠高一時而道則萬分未得其一者也此又人臣者之所當知也易曰傾否先否後喜

葉八白易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葉八白易傳卷四

明　葉山　撰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何也葉子曰必欲四海九州之兼濟者聖人之心也不於一物二物三四五物而相暱者聖心之公也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通天下為一體合萬物為一身斯之為大道之公乎斯之為天下一身中國一人乎堯舜之

世九官十二牧十六相同於朝普天之下率土之濵同於野是以濟濟總總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而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百工熙庶事康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必至之治矣何天下之不平何大事之不濟者哉雖然孔子告子路以君子之道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其自言君子曰周而不比是公己公物之道已正物正之軌也非其道則詭失其軌則邪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

而貸之年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是為邪而媚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是為竊而咻是則國之賊而民之蠹矣豈非聖王之所誅哉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

貞

初九同人于門旡咎何也葉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非難為水也見水之宗也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非難為言也知言之奥也然則舉天地萬物為度内者而可使之窮年不見日月之光哉而可使之孤羣偏黨以為合哉故淮南子曰今有人因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况開戶發牖

從冥冥見昭昭乎見昭昭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之光乎見日月之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乎故曰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織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埀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然則門之内父子也兄弟

也夫婦也遞相為宗者也門之外四方也上下也往古也來今也曷其有窮焉者乎出戶牖觀大道去家人覽乾坤此司馬子長郤堯夫之學也同人乎哉同人乎哉易曰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何也葉子曰自一鄉而及天下者君子進德之資也盡當今而進往古者君子尚友之益也則夫懷篤固於僻隘之中昵比附於卑陋之末閉門而覔友坐甕以托交不亦下士之末而規規瑣瑣

之甚巳乎大道之不聞至理無從得無足怪也巳何也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巳形骸於爾女矣况爾女而遞相為爾女自棄孰甚焉歛盂之會辭鄭盟攢函之盟比戎狄春秋之所罪也昔者周公制政下士七十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天下其固免乎是故荀氏之書曰太上不異古

今其次不異海内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故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邵子之書曰無名公年十歲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嗚呼此同人之

至也夫故曰王先成彭州一走卒也爲王宗侃條七狀以白王建建能用之遂不煩兵而下一州然則取士之路可不廣哉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而禍亂不作矣昔晉和凝爲端明學士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絶四方賓客雖身安爲便如負國何拓跋猗盧請并州從事莫含於劉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

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戎狄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太恥也公欲為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狥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心腹一州之所賴也今遂行猗盧甚重之與參大謀吁其有以識此矣易曰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何也葉子曰材德之人成功者之所急也中正之士舉事者之所資也

然則求之者有不殷而取之者有不切乎是故有以君子而求君子者矣此則不待戒而孚苗劉之變張浚與呂頤浩張俊謀起兵共討之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任行在張俊聞之喜曰世忠來吾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即率兵赴闕誅二賊以復帝位亦有小人而求君子者矣此則不可强而致姚令言反迎朱泚為權知六軍泚遣騎士以兵刼段秀實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因議稱帝秀實勃然前唾泚面舉笏

擊之濺血灑地何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邪妄之求不可得而强諸刼奪之下是故威力雖猛猛無所施桓温忌謝安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曹操壯雲長之義百計留之而不可覬望雖詭詭無所用齊景晚年挾衛欲抑晉以代興然次五氏次垂葭會于牽皆不敢伐晉雖圖回數年而終莫之成其初求諸侯先得鄭魯而後得宋及鄭宋交伐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遂拏之次

觀望二國之間待其勝負而隨為之媚奸謀雖詭而圖霸不成則何益哉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何也葉子曰惟天下之正理可以屈横逆之大勢惟天下之屈勢可以止無厭之欲心齊人欲伐魯師北行矣忌卞莊子勇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秣馬厲兵矣畏子路賢不敢過蒲趙盾欲伐邾起諸侯之師八百乘矣服矍且長不敢納捷菑

皆屈於理而阻於勢者也況彼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理莫尚焉惟辟作威患至掇於訟上之際勢莫尚加焉而奚以妄動為哉畏天下之大義者災不逮夫身安天下之大分者禍不作於己君子所以貴自反乎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何也葉子曰君得臣而後萬化行世無賢人君子則亦已矣有之而不為我所有果能已其寤寐之思乎間之於始而合

之於終又能已其魚水之歡乎詩人之歎文王曰惟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萬化之源一本於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弗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弗樂噫閨門之助如此而況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仲尼在衛趙鞅絕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三良為政而鄭國未可間君子之有係於人國也如此有之而為小人之所間間之而失

君臣之相孚可無憂乎昔者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於是相與謀復焉蓋其憂之深而念之重也楚不知此而卒使奇材策士為敵國用故析公為繞角之遯而失華夏雍子為彭城之潰而失東夷子靈教吳叛楚而罷於奔命苗賁皇夷王熠師而鄭叛吳與楚人之不復振也豈非不知因離求合之道乎嗚呼君子於此所以三致意而不能平其懐遣其心者

有由然也雖然知求賢而不知去讒賢不得也知去讒而不知用斷讒不忘也唐代宗知慰李光弼而不能斬程元振德宗知恃李懷光而不能誅盧杞三國吳主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談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因諫止之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奸慝故不欲入耳如此之事孤自已備之不須昭等然後解也布惶恐謝罪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

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入五代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以富强鄰國皆疾之唐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司馬楊昭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如何爲此言希聲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希聲遂矯殷命殺之嗚呼知

其賢矣而不能求之專覺其奸矣而不能去之力若之何其得相遇邪惟苻堅之於王猛殆庶幾焉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氐豪佐秦王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女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猛時年三十六歲中

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嗚呼偏國之用賢去讒乃能堅而克斷如此此所以卒成大業不然天下之士未有能至者矣齊晏子有言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主人問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欲往者狗輒迎而囓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囓之亦國之惡狗也不去惡狗士何由至哉嗟乎豈惟君臣父子之間亦誠有之漢武帝唐玄宗亦威

明之主一為小人所間不能用其仁武遂使骨肉傷殘天親不保禍敗宜矣惟後唐明宗僅有取焉安重誨欲陷李從珂矯制令楊彥温逐之令索自通斬彥温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令歸第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奸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兒拾馬糞以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

嗚呼不用馮河之勇幾至大患父子尚然況君臣乎明主所宜深戒也不然墮於坑谷入於塹壑覩歸來望思之臺而痛無益矣何嗟及哉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何也棄子曰不與人異君子固未嘗遯世而離羣也而人不我同君子亦豈甘援人而推已乎芒然徬徨乎塵垢之外翛然遨遊乎無何有之鄉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曠然天地萬物莫之為逌

非君子之棄物也時莫我與也是故據君子隨時之義則遯世者理不背而心不歉故嘉遯龍盤越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於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吐乎幽嚮之窮奥者可以知伯夷餓死之心原上天生物之仁則長往者心不安而志未得故不卷道而背時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版没則勒洪伐於金冊者可以識孔子周流之意易曰同人于郊无悔

䷍

大有元亨何也葉子曰普天之下有分土不可語至治

率土之濵有分民不可溥同仁何也今有所梗而不

通化有所沮而不達君子所不道也其惟光天之下

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者乎

其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者乎其惟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乎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

沛然德教充溢乎四海斯之謂極盛矣若夫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唐地盛矣而治功不免于雜夷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而旋踵遂至于滅亡漢有南粤之不下宋有十六州之未收以至六朝之不能渾一五季之不復有中原

其事益末其道益替而不足以語治道矣易曰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何也葉子曰富貴之極侈心自起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曰富不期驕貴不期侈豈非人情也乎然則履豐裕之初居富貴之始則驕盈之失未起奢麗之態未作亦其勢使然也無有蕩陵德背天道夫亦何過哉子貢之富而無驕公西華之積而能散此聖門之所重也雖然出見紛華入

與心戰雖賢者不能自免而況常人乎見之者尚不免心動而況身履其盛乎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不特殿之庶士為然也古今中知之士往往有所不免焉可無慎乎伯張曰貴而能貧可以後亡恭敬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免餘曰甯子惟多邑故亡臣恐死之速及也史魚曰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驕而不亡未之有也然則始雖不害終其可以忘戒乎持其志使無終怠惕其心使無久滛閑於禮使無末侈庶幾其可免乎書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嗚

呼此畢公之所以成就殷民者斯其為至乎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抑亦庶幾於是矣易曰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何也葉子曰短綆不可以汲深小器不可以盛大故欲引重致遠者蓋軫輪輻之具不可以不厚且良戡禍亂綏太平者文武常變之才不可以不大而博不然則僨矣戰國策曰君因王言而重責以事膏之軸今折矣楚詞曰任重載盛

兮陷滯而不濟則夫有其物而無其器有其器而無其具安有不債於濟而入於淖者哉然則授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煩而不亂其正足以立天下之經其權足以達天下之變古之人有勝之者伊尹周公是已其次孔明李綱亦庶幾乎管仲知不足而才有餘蕭曹識不明而量褊淺房杜有宰相之才而無其道韓范富馬有宰相之道而乏其器諒哉其未易易也

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何也葉子曰以下而奉上者臣民之分以義而為奉者克獻之貞君子之事君吾身之上皆君物也而敢以之為自私邪是故朝而獻功以告其勤聘而獻物以表其情有嘉謨嘉猷而入獻爾后以昭其忠奉其土地奉其民人奉其犧牲玉帛而畢獻其君以述其職是為推所有以進君不敢私也然其心之公而正情之精而忠無所假也彼小人者私而邪矣狡而偽矣其何以有是邪是故

不有所進則已矣苟有進焉將必面而獻諛以長其過背而獻諂以逢其惡明而獻物以投其欲微而獻計以售其奸婉而獻巧以竊其柄矣而得謂之有所進乎古之人若姚崇之手寫無逸為圖以障屏風裴度之上憂勤計畧歐陽脩之進朋黨論范純仁之進尚書解鄭俠之進流民圖與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傳范仲淹之上百官圖槩可見矣不然則李絳之不進羨餘乎彼李林甫繼姚崇為相則代以山水圖矣李

鵐則進慶雲圖矣丁謂則上景德會稽録矣林特則上祥符會稽録矣王安石則進其子雱所論天下事三十餘篇矣鄧洵甫則進愛莫助圖矣不然則十五道之不中户口乎心術之不同而為獻之能否如此人君不可以莫之察矣易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何也葉子曰人之言曰近君者勢不震而威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之所歸禍敗之所

隨也雖然此勢說也非理說也此權勝也非義勝也不有明以察夫消息盈虛之機辨以別夫上下尊卑之分明而又明辨而又辨晰以貽夫古今興亡之數諗乎賢愚禍福之原矣乎則不有其盛而處其衰不居其滿而處其虛周公之不以至親廢恐懼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是已其次張安世畏父子封侯之盛而辭祿遠權郭子儀杖其子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又其次若鄭祗德為江西觀察使以子顥尚萬壽

公主通顯固求散地罷爲賔客分司後顯營求作相祇德與書曰聞女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作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顯懼表辭庶乎其免矣不然幸則萌芒刺灑淅之疑不幸則致怏怏跋扈之死大不幸則爲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弘肇嘗議事于隱帝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卒爲誅死非茍然也故曰聖人之知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幸故舉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

少矣其所事者多妄故動而必窮吳起張儀知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易曰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何也葉子曰至難起者天下之心非孚誠不交然而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霸其惟朕心朕德惟乃知蕭王推赤心置人腹此臣民所以翕合而通爲一身也周桓畏鄭而紿曰無之衛侯叛晉而詭朝國人改卜嗣質公

子行工商臣民不解體乎不易屈者天下之勢非德威不畏然而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其惟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斯天下無有反道敗德侮慢不恭者矣漢元之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唐文之牽制文義而卒不復振國事不廢滅乎故曰事周于世則功成務合于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于國以斧

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于國以禮義桓公前
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令行乎天下權制諸
侯均者審於世之變也漢文帝誠信及蠻貊而叛亂
競起於藩國宋仁宗能使契丹夫婦交泣以發喪而
不免於疆埸之禍唐代宗處僕固懷恩之母德宗處
懷恩之子未嘗不責已厚待人恕然而誠不能感物
則恩加人而人不親義不足以服心則信示人而人
益疑恩威不立紀綱卒壞而已矣甚而天平軍亂僖

宗詔本軍宣慰之無得窮詰右補闕常濬上僖宗書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刑典以威四方嗚呼事勢至此抑又何言乎庶幾於此者唐憲宗用杜黃裳之謀討劉闢用武元衡之謀討吴元濟武宗用李德裕之謀討劉稹誅郭誼其剛明果斷英敏特達能用忠謀不惑羣議良可詠矣善乎先達之言曰賈生有言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天下固有尊官大寮方命圮族

者有剖克剝截元元者有執左道以亂政者有冠賊鴟義者有强宗豪右淩虐孤寡者有作邪行以敗俗者有爲訛言異服淫聲竒技以疑衆者是髖髀也不斧而斤之可乎是故四罪而天下服舜之所以帝三罪而民服文之所以霸威之不可弛也如是夫司馬法曰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弛于國征誅不可偃于天下書曰其尚克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以陟禹之迹又曰張皇六師無廢高祖寡命葢有以諗此矣

晉武平吳而去州兵唐穆宗即位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宜漸銷兵請密詔軍鎮每歲八人之中限一人逃死無備甚矣天下能不易而潰之乎雖然兵以威國將以威兵命將不嚴威固不立昔者城濮之敗楚殺子玉鄢陵之敗再殺子反用能轉敗為勝以弱為強與晉爭霸横行江漢其最後也敗于栢舉而其將囊瓦出奔不復能舉先王之法于是楚自此不振平王之尸鞭懐王紿以入秦其子孫以六

千里之地而為讐人役至於亡而後止也可不慎與
昔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裨將郝廷玉奔還僕
固懷恩少却皆命取其首二將乃奮力齊進而賊大
潰周世宗高平之戰誅敗將樊愛能何徽卒取威定
霸宋太祖命曹彬取江南出匣劍付之而江南平狄
青討儂智高陳曙敗績于金城青會諸將堂上揖曙
起驅出軍門斬之而智高卒滅為君者既不能强至
於不得已而用兵又不善將使敗其師而得逃死將

何以安其身而存其位也耶易曰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何也葉子曰履信思乎順人

道備矣天與而人歸神道全矣履端于始而舉正于

終人與其成而天防其敗不亦美乎昔者孫叔敖遇

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有三利必有三害爵高者人

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矣噫人不滿則天無所從槩

非伊尹周公曷足以當此霍光不負周公之託孔明益虔後主之誠燕陽鶩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抑亦可以為次矣故曰所貴乎位者達道於天下達惠於民達德於身不然而以貴高人以富奉身以肆報心則生災矣劉聰螽斯則百堂災燒殺聰子二十一人斯堂之名何居而乃殺其子若此之多也不履信不思順天不祐

之而凶禍乃如此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

謙亨君子有終何也葉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以先也故後之德言盛而禮言恭知夫人之不可以上也故下之善無伐而勞無施然則雖有功而不自居雖有能而不自有君子之致為矣家邦之必達州里蠻貊之可行狡偽因之獻誠而暴慢所由以致恭夫豈苟然而已乎欒黶不能違而伯石所受祿也有由然

矣夫有功而不居喪其功矣而竟也人莫與爭功有能而不有泯其能矣而卒之人莫與爭能則君子之居世不矜也所以自晦也而實光其不伐也所以自降也而實升以屈為伸以晦為明斯天下莫及而為萬夫之望禹之所以歷數在躬而終陟元后也歟不然盛滿之國不可以仕任盛滿之家不可以嫁女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是天下之所棄也而況於服人乎傳曰吾語子服人之志高尚尊賢不以驕人聰明

聖知不以齒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侮人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子弟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兼天地包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君子之所務也如此易曰謙亨君子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何也葉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孔子之訓也何也下者萬物之所歸虛者天下之所遺古人有言曰過故鄉而下車悍夫可驅過喬木而趨水火可踰又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昔者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者固以善之不善者因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固何

為持劒乎故曰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趙孟懷忠匹

夫成其仁易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何也葉子曰君子中和之德充積于中

而發見于外則聲名之盛洋溢于近而施及于遠傳

曰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以特厚其嫁遣之

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以信其無嫉妬之心一

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士君子哉故曰宗族稱其

孝鄉黨稱其弟交游稱其仁執友稱其信名譽流聞

實德彰著此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也豈特騰聲三輔揚名上國者哉彼色取仁而行違者何與焉易曰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何也葉子曰功在王室澤在生民衆人之所叢忌也恃功而矜能挾有勲勞而傲天下舉世之所通患也不祛人情之通患而當衆人所叢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然而且曰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

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成王封伯禽于魯而周公戒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可不慎與吾聞之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服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

不成者天道然也戒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王曰舅氏子嘉乃勲應乃懿徳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鞍之戰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

子之力也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君子曰為主將者不有其功而歸於君為偏裨者不居其功而歸於將庶幾乎濟濟師師之風矣王允與士孫端謀討董卓而允自專討賊之榮士孫端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唐彬與渾濬伐吴未至建業二百里即稱疾不視事其後果有

先至者爭物後至者爭功而彬獨以賢稱𢆯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除亳州刺史乃上表言臣之功非杜㛂不能成僖宗幸興元道中無供頼漢隂令李康以驢負糧數百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曰臣不及此乃張濬教臣遂名濬為兵部侍郎後唐明宗王都之亂晏球承命討之擒楊隱斬禿餒𠁊王都舉族自焚自始攻至克定州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餽運而

已五代吳史官問中書令柴再用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噫禹周公尚矣兹數公者前以免不賞之禍後以光青史之榮萬民之所服而衆美之攸歸也不亦宜乎若温季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亡無日矣王渾王濬爭功不已濬稍知所讓而於心終不能平至形諸言曰此是吾褊心亦豈善後之道哉雖然讓功可也女有國色軼南威紫衡而不自美則賢之若嫫母無鹽焉而自

狀其醜祇益人之哂且啞耳故窶家子膝行蒲伏言語姁姁不見禮於人而都三公位有萬金產者一毕辭降色則衆口徧肥矣是不可不慎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何也葉子曰居今之世而不以賢知先人者善也然居勲庸功多之右而不以史巫紛若者亦非善之善者也昔齊魯從鄭伐許得許以歸魯魯毕辭而却之鄭卒存許君子以為善處有功者莫

如鄭善處無功者莫如魯然則履多懼之地而位有功之上其可苟然而已乎不思降階之由君心或有所不足不盡巫史之誠衆志或有所不堪明於世故而安於法則者不如是也是故笑貌聲音之作恭傴僂曲躬之引敬君子非以遠恥辱也存位安身之道處世下人之節不得不然也不然居功臣之上而敬不足則幾乎王渾之排濬非所以安分敬有功之臣而禮不加尚不如李愬之事度非所以為禮然則君

子豈好爲過恭之行而無禮病於夏畦以自鄙哉范文子不敢亟歸以慰武子之望令尹子文必推貴仕以靖子玉之難君子知其不得已矣易曰无不利撝

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何也葉子曰㰌羣策者自屈其力者也屈羣策者屈羣力者也有慈父愛子之心有慈母畜子之道而天下之羣臣不報禮重庶民不子來趨者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天下之諸

侯懐之若父母而庶民趨之若子來而有不先之而忘其勞犯難而忘其死者生民以來亦未之有也昔者舜以温恭允塞之徳升於帝位則九官十二牧奮庸熙載時亮天工而庶績咸熙矣又安事後世督責之術假庸君驅役之煩乎豈惟是也漢高帝豁達大度不恥自降曰運籌幃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歘然退

然自以為三子之不及也而天下之大智大勇奔走服役惟其所使而莫之格矣何也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滿招損謙受益蓋帝德廣運則民懷有仁聖作物覩羣生利用天下歸之如夜蟲之赴火耳固不必破峭幘削邊幅附背握手以結豪傑之心亦不必箕踞慠氣以折其驕嘲誚詬浪以盡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以明其情亦不必踞洗以挫英布隨以王者之供張嫚罵以辱趙將隨

以千户之侯封顛倒天下之豪傑而使莫測其端倪而天下豪傑將自俛首帖耳降其虚而服其恭矣故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魏武一得荆州而張松見忽荆州隨非其有唐高季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遂不歸朝此皆所謂勤之於數十年之間而喪之俯

仰之項英雄肯為其所役哉雖然大順在上而獨夫顧為不順之臣有道為君而一人乃為叛道之舉則亦非聖人之所宥也是故苗民逆命弗率於化則命禹徂征布繇外叛直犯天常則自將擊斬蓋所謂親征不庭而非窮兵黷武聖人之不得已焉耳雖然誠不至而詐行道不設而術用雖死不服雖勝不臧矣若韓信不顧酈生而破田廣李靖不恤唐儉而擒頡利皆所謂狙詐儌倖之計而非至誠心服之道也其

後河東都將楊弁作亂結劉稹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又以關降稹朝議諠然言應罷兵王宰則言遊奕將得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借韓信李靖事為說且言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望遣使督其進兵其後稽山羣盜寇掠果州詔刺史王贄弘討之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溪谷閒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

議事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皆請降潼至館而贄弘已引兵至山下竟擊賊滅之矣雖然尤有甚焉劉守光驕淫日甚使人諷鎮定求為尚父晉諸將請尊之以稔其惡及其自稱帝張承業又請遣使賀之以驕其心則是以聲音笑貌之間而為恭敬謙虛之態假欲取固與之術以成自斃可殪之機曾不若晉王存朂直欲伐之之為正矣豈知湯之所以處葛斯其為聖人之謙德而有孚之威如乎易曰不富以

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可用行師征邑國何也葉子曰屈之極者可以求伸已不屈而欲伸是貪忿也晉景公以笑辱之故而暴行於齊春秋之所誅也所為屈者為伸之感不求伸而徒屈是畏葸也宋高宗以二帝之故而終身不加兵於金志士之所憾也其惟晉文乎退三舍而臣犯則一戰可以取威抑亦秦穆乎施三惠而不報則一舉可以定霸其又晉悼乎息民和衆五年而

後用之則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我無先事之圖而伸生于屈之極我不為欲伸之屈而屈感乎極之伸噫非知鬼神之情狀者曷足以語此雖然齊桓失霸威不行於敵楚而區區山戎之是伐晉文自怠伐弗及於齊楚而規規胡沈之是問抑末矣干戈之所及不以恥天下之横行而以貫包中之跳躍是焉得為道之光乎易曰鳴謙可用行師征邑國

豫利建侯行師何也葉子曰濟大事以人為本用兵不以天時地利為急而以人和為先然不難於得人心之和而難於順理以動動不順理則無以通天下之志而協天下之心事不和民則强人以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以所必犯法必不行矣故管子曰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

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然則動而當天下之理舉而協天下之心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而況人道之大事乎是故列爵分土惟五惟三是為五帝尚賢以德三王尚親以功樹之君公使司牧之無失民性是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次不憚征繕以輔孺子出師圍許若將改立新君者其亦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乎不然則雖以項羽之威而王三降將沛公一出而秦父兄棄之如遺矣又況假之為沙中

之偶語成貳師之美封命不正之功而建尾大之勢者天下擾擾何時而定也貔貅百萬虎賁三千是為誅暴而禁亂保大而定功發强剛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所以對天下而助上帝也其次次陘之八國城濮之七百乘夫亦勢之所不容已乎不然雖以紂之暴率其旅如林而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矣又况同役而不同心爾西而我馬欲東雜無上之聽而違舉國之諫者生民蠢蠢何由而全也易

曰豫利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何也葉子曰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天機之不容或已者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鳴治以孔子曾參子思孟軻鳴道人道之不容或缺者也不然絡緯之不停聲不如蜘蛛之寂寂中流之砥柱其呌號也不如長江渾渾日夜之無聲而況以其畢末之微志鳴一身之佚樂哉昔者齦齦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此以詩而鳴其樂者也家

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拂衣而起酒後耳熱仰天大笑而呼嗚嗚是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此以書而鳴其樂者也自鳴其不幸猶且不可而胡以佚樂為哉滿其志亦喪其志爽其身亦禍其身此蔚宗石崇潘岳之徒卒之不免主客同誅也歟

易曰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何也葉子曰同酣醉鄉者彼昏不知不覺一醉之日富也別坐者觀之則豫知其

側弁之俄而已不忍與其亂矣同狎大川者莫知其他不覺載胥之及溺也陵居者視之則早見其過涉之滅而已不肯履其陷矣此非其知有所弗若也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自墮於螳螂黄雀之禍雖有明言曲曉彼將以為狂焉而况於早知獨覺乎君子則不然志道德而功名事業不足以累其心守中正而富貴利達不得以昏其志則天下之滔滔皆是也而吾之砥柱自在曷與之同流天下之比比皆

然也而吾之中正自在𠀤與之同倚夫惟不溺於利此利之所不能昏不逐於物此物之所不能蔽也禍福利害之原成敗得失之故孰謂不在其静觀中邪故荀子曰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也地見其光也君子貴其全也又曰冥冥而行者見寝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

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掩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啕啕知夫此則夫湛澹泊之性者機事忘而必不升槃樂之堂躋懷安之域者天光昧而必不萌先事之慮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況出天下之下者哉是以周公之富不能迷其東都之避孔子之功不能遏其膰肉之行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何也葉子曰語稱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聖人何以有是也富貴外物也所樂不存焉天下贅疣也所性不存焉聖人視之渺然而已矣況下此而瑣瑣卑卑者哉況彼之與我不相干者哉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良有以也惟其不知天命之性而弗勝效大之私則將無任朶頤之觀而不覺銀海之眩矣是故幸則

為高帝之過秦而喟然不幸則為儋栝之見王而浩歎又不幸則為楚之成章華之臺台諸侯落之而晉侯遂成虒祁之宫使諸侯往賀之視人富貴作巳歡樂斯豈君子之所為也而又况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儆澤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者乎嗚呼斯繩樞之子窮巷之賓外之為夫衆之所姗而内之為良心之所羞者乎雖然羞之而解使去巳惡之而推以與人君子所不念也不然長禍之萌而不悟樂

禍之成而不去若朱穆不能脱梁冀蔡邕不能辭董卓潘岳不能離賈謐蕭至忠不能去公主卒之主客同誅交相為累矣夫亦何嗟之及哉易曰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何也葉子曰君子之際大行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民賴之則富壽康寧此得志之秋無不如意之極也雖然功蓋天下者懐不賞之僭勇略震主者畏身危之禍此人之情亦

勢之所必至者也能無疑乎是故上馬者功成名遂而身退次馬者避讒畏譏而不前下馬者前無所冀則退為身慮無所不至矣若是而於大臣之道何取焉勿畏其權惟其分之所當為勿慮其迹惟其事之所可為勿顧其事惟其道之所得為天下能無量我乎窮巷之人可以見廟堂之作為幽谷之婦得以明元老之心志心之所白衆之所歸也衆之所歸身之所安也身之所安禍之所免也周公以之其次諸葛

孔明范仲淹司馬君實而已矣故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曰為之自我當如是至於成敗利鈍非吾所能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嗚呼此非萬世人臣之準與安原白曰發一誠心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發一疑心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何也葉子曰古語有之實䀌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都者強其臣強其臣者弱其

主蓋言國不可分而權不當貳也晉建曲沃而黜翼哀衛有蒲戚而黜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鄭城櫟而寘子元昭公卒不克復國也是故大權在下而威福去已軟懦微弱而號令不行則醫家之所謂走肉耳何以負綱常而載仁義履遠道而勝百用乎是天下之廢人也故曰周自遷洛陽名分盡亡漢自名董卓綱紀盡壞唐自立三師威福盡移天下分崩無復生氣但其名分位號猶未盡亡人心天意猶未

盡絶如人四肢風脾身首拘攣所恃五藏未絶六脈猶存卧死伏枕尚沿數十載而未絶也故曰祭仲逐昭公則立突衛公子洩逐惠公則立黔牟孫林甫逐獻公則立剽而意如逐魯昭八年無君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簒立亦不敢别立君者以魯秉周禮禮義在人心者深是猶懼忠義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故蘇子由曰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亦以其力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

哉是故人心位號所賴甚深人心未去則位號猶有可張位號尚在則人心猶有所統周赧王以微弱之資不及一小國諸侯之勢當七雄角逐之時内則齊楚塞其喉外則燕趙抗其背遠則嬴秦踦其足近則韓魏揕其胸周之不亡特須臾耳然而魯連一説足以奠九鼎而鎮泰山天下卒知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本不敢以其為弁髦而棄之使不失為數十年之共主位號猶存故也漢獻帝以孱羸之身托寄生之地當天

下鼎沸之秋内則曹操以嬰兒玩之於掌股之上外則袁紹以奇貨爭之於鋒鏑之餘遠則孫權睨比窺覦俟時而竊伐近則劉表排闔操縱乘間而輒行漢之不亡僅毛髮耳然而董承一詔孔融一言足以起枯骸而回潰肉天下猶知世之有君漢之有帝不忍以其多重負而釋之使不失為漢家之共主者人心猶未去故也有天下者其慎之哉易曰貞疾恒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何也葉子曰甘麴蘖者酗至於

酩酊故曰彼昏不知耽逸慾者漸至于矇故曰死而不悟佚樂之地豈易反步之鄉乎是故古之人君朝脩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禹之克勤于邦荒度土工湯之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為是故也夫茍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心昏而出惡政言計非是而具曰予聖亡無日矣而何足與言存哉雖然此其下

愚者也亦有警而覺亟而反者焉元經有言日月之逝改于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為鷄澤之盟而卒則是固已變乎夏矣吾何求哉而况亟反之者哉昔者宋昭公出亡與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内不見吾過夫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人宋人迎而復之

謐為昭漢武帝求神仙興土木黷兵戈玩聲色人間之樂事盡矣一朝而有輪臺之悔田千秋大鴻臚之拜以趙過為搜粟都尉之命復以耄老而遂過焉而漢之天下卒以不喪為中興之英主改過之功誠大矣哉嗚呼曷使商太甲齊威王獨美於前乎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

葉八白易傳卷四